



【居民随笔】

过街楼下的皮匠摊(老记忆之二十八)

文 阿 Q

通往狭长逼仄的弄堂，是个过街楼，就十来平米，是进出弄堂的必经之路，从早到晚，人流川流不息。过街楼下沿墙的特角旮旯，有个皮匠摊，摊主是个讲苏北话的小皮匠，浓眉大眼，气宇轩昂，进进出出的爷叔阿姨窃窃私语，长得这么好看，摆皮匠摊修鞋子太可惜了。孰料，小皮匠一点也不自卑，每天出摊像去上班一样准时，推着一辆底下装着四个轴承，上面铺块木板的拉车，车上放个黑黝黝、油腻腻的大布包，包里全是修皮鞋的直锥、弯锥、羊角榔头、钳子、胶水等工具。小皮匠话不多，手艺精，来修鞋子的都称呼他“小苏北”，褒多于贬。小苏北的皮匠摊在过街楼延续了半个世纪，至今人们仍记着小苏北修鞋时的趣闻逸事。

小苏北到过街楼摆皮匠摊时也就17、18岁的年纪。那时，街口巷尾几乎都有摆修鞋摊的，小苏北的修鞋技艺是无师自通，也就是中下水平。可是，他的生意却一直不错。听大人说，小苏北为人和善，价格公道，请他小修小补，即使不给钱，也不在乎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：“到我这里修鞋，就是看得起我小苏北，服务第一，欢迎下次再来。”

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很少有人去商店买鞋子，一般都是穿布鞋和棉鞋，能有双白球鞋算是阔绰，而穿皮鞋更是凤毛麟角的小姐阔少。当时穿的都是松紧鞋或布鞋，鞋底是买的塑料鞋底，鞋帮是用碎布浆制过，再衬个鞋面，小巧的自己纳，大多数是花钱请皮匠纳。皮匠生意最好的时间是临近春节，家家户户将纳好的鞋底和鞋面送到鞋匠铺纳（因为鞋底厚，自己用针纳难度大，且没有鞋楦）。小皮匠忙得是“脚打后脑勺”，往往天不亮就匆匆出门，天

黑了才姗姗回家，他不仅要纳棉鞋、凉鞋、钉子鞋，还附带帮着修拉链和阳伞，常常忙得忘记了吃午饭，实在饿得慌，就咬几口带来的，已经发硬的馒头，喝口水润喉。他一直到忙到小年夜，再赶着大年夜一早，乘绿皮火车回苏北。

由于小苏北对修鞋技艺勤学钻研，博采众长，不几年，修鞋的手艺就突飞猛进，加上他为人厚道，生意也越做越好，不少人舍近求远，请他纳鞋修鞋。小苏北纳鞋时，先用线在石蜡上拉几下，随后再用代钩的直锥纳鞋，每一次上针接下针时，都要用手拉紧，不能卡线停顿，这样纳出来的鞋才会针线紧致美观。松紧布鞋一般是明上，透着大方和本色，而棉鞋几乎是翻纳，线是隐藏在里面，鞋子的空间才能最大化，轻快跟脚。翻纳难度高，小苏北纳鞋技高一筹，走线、拉线似飞针走线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纳好后就要楦鞋，先将鞋头楦子塞入，再把鞋跟楦子塞入，中间根据鞋子大小放进若干长方形木块再用薄木楔楔紧，需要固定几个小时，等到鞋子定型，才能取出楦子，鞋子才算真正纳好。

其实，纳鞋生意有季节性，而钉“鞋掌”则年中无休。因为布底鞋不耐磨，易破损，所以需要加个前后掌。小苏北先是将约半公分厚的旧汽车轮，用锋利的鞋片刀一层层剥开，再剪一块钉在鞋底前后，若磨损较多处，需塞进些许小块儿胶皮垫铺平整，钉掌时，让鞋底朝上鞋窠套在钉拐子上，用鞋拐子上铁板垫着钉钉，避免露出顶尖儿扎脚，所谓“钉拐子”，就是一块长厚铁板，长三四寸左右，宽一寸有余，两端皆为圆形，形状跟小鞋底儿近似，下面中间立一根拇指粗铁柱，铁柱下是一块厚铁板，称之为顶拐子座儿，用来保持稳定。钉钉儿时既可支撑鞋底，也会把透过的钉尖儿弯回；鞋掌分

前掌后掌，脚心朝后部分，称之后掌，脚心朝前部分，谓之前掌。鞋掌钉好后，因钉上的胶皮，周围都大出鞋底儿，必须进行修整，将其斜放在膝盖上，用片刀把周围多余部分片去，让鞋掌与鞋底儿平整如一方算完工。一般新纳的布鞋和棉鞋，鞋子都钉鞋掌，鞋底就坚固耐磨，即使鞋帮坏了，鞋底也不会磨破。

小苏北真名实姓叫陈种田，他父亲希冀儿子成为种田的行家里手，赚了钱，才能将茅草屋翻造成砖瓦房，娶媳妇，生儿育女，光宗耀祖。岂料，小苏北偏偏爱上了修鞋，背井离乡到上海摆皮匠摊修鞋。小苏北手勤嘴甜，尤其讨阿姨大妈喜欢。遇到雨天，伞骨子损坏打不开，小苏北看见会主动帮忙修好，有时还不收钱。李大妈不仅找小苏北纳鞋，还请小苏北修雨伞装拉链，两人就这么渐渐熟悉了。因此李大妈就将幼小患小儿麻痹症，走路有些痛的女儿介绍给小苏北。丈母娘寻女婿，婚姻是水到渠成。小苏北娶了上海户口的媳妇，不久，媳妇又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。小苏北是乐不思蜀，紧锣密鼓地拍丈母娘的马屁，哄媳妇开心，丈母娘最终点头，将他报进户口，成为了“新上海人”，心满意足当好小皮匠赚钱。

白驹过隙，半个世纪稍纵即逝，小皮匠变成了老皮匠，仍在过街楼当鞋匠，一年四季生意兴旺。冬天纳棉鞋，夏天烫修塑料拖鞋、木屐，秋天修雨伞补雨鞋，春天相对活少些，就帮相邻搬重物 and 刷墙，空闲时还修拉链擦皮鞋，样样做得认真到位，服务让人称心满意。记得有一次，小苏北看到我的拖鞋带坏了，一把拽住我，将在炉子里烧红的铁片取出，放在鞋帮和鞋带中间，当即发出“吱吱”声音，他赶紧取出烟缕氤氲的铁片，用手将鞋带使劲往鞋帮压，瞬间，鞋带与鞋帮黏连住了。他还



叮嘱我，走路不能拐，否则塑料鞋带容易断裂。小苏北见我我是个上学的孩子，不收一分钱。

小苏北是过街楼的一道风景，更是大家生活中离不开的工匠，虽过去近一个甲子，但他对待修鞋技艺的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和热情服务的品行，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。

《香樟树下》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，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，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，欢迎投稿。

书面稿请寄：
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华阳社区晨报

电子稿请寄：
zhangyehe@sqcbmeida.com

从唐诗“乌衣巷”的发音谈起

文 俞鸿虎

CCTV10 播放的节目《百家讲坛》，我是每集必看的，把它看成是一堂老有所学的历史文化课，以弥补自己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。即使错过，我也必然要回看的，遇到知识盲区、误区，有时甚至多次回放，查阅辞海，直到看明白了才罢休。

近日，《百家讲坛》正在播放“诗说魏晋南北朝”。吉林师大侯教授的精彩讲授，令我拍案叫绝，印象极为深刻。她在讲东晋时，从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千古绝唱“乌衣巷”切入，让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就怕有所遗漏。但是，她在诵读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的时候发音出了瑕疵，侯教授把“斜”念成“xie”，这是普通话的标准读法，但在念这首诗时却应该念成“xia”，因为语境完全不同。此处的“xia”是古代江淮官话的标准发音，江浙一带吴语区也读作“xia”，例

如：斜（沪语读“xia”）土路、方斜路。不仅古代是这样，今天的南京、杭州、扬州、徽州和合肥地区都是这样发音，唐朝的建康（今南京）城属于江淮官话核心语区。作者刘禹锡生活的唐代，普通话还没出现。诗人创作这首诗时任和州（今安徽省和县）通判，也属江淮官话语区。北方流行的普通话只是清军入关以后的事情。再说读成“xie”也不合诗韵，侯教授诵读时感觉别别扭扭，而诵读成“xia”就切合诗韵，朗朗上口了。

我由此想起 1965 年在延安中学求学时的一堂语文课，讲课的是特级语文教师、曾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的张汝敏先生。当张先生诵读乌衣巷的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“斜”，念成“xia”时，我与几个同学立刻七嘴八舌地插嘴说：“老师念错了。”张先生越过老花镜扫了几个插嘴的同学一字一顿说：“在这首诗里要念成‘xia’”。斩钉截铁的语

气不容置疑！先生简单解释了江淮官话的历史渊源和唐诗的关系。说得我们几个多嘴的同学羞愧不已，明明是自己浅薄无知却斗胆说先生念错了！还破坏了课堂纪律，实在不应该。如今想来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唐诗中仅一个字的读法居然有如此大学问。这堂语文课虽然过去 58 年了，却被侯教授的口误给回忆起来了，倒是应该感谢侯教授的。那天的语文课上，张先生更正我们的模样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清晰，亲切和善的面容和斩钉截铁的语气交融在一起，还有越过老花镜瞅着我们的慈母般的眼神使我终身难忘！

恩师早已作古，但是她传授给我们的真才实学使我们一辈子受用不尽。撰写这篇短文既有指出侯教授口误的意思，虽然是白璧微瑕，却心中着实希望“诗说魏晋南北朝”更为精彩；还包含了我对恩师张汝敏先生的绵长怀念。

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，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，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（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，本期截止日期为2023年12月1日）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，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；本月纠错质量和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，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，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3年10月优秀“啄木鸟”：唐金虎、严志明、申江波、周以人、竹子、徐鸣、梅格、万雯婷、小飞、老袁（以上部分为昵称）

2023年10月最佳“啄木鸟”：杨雅华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上海社区发布”